繁华致饰：说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石楬中的“挍”及相关问题[[1]](#footnote-1)\*

欧佳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、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”协同攻关创新平台

**摘要：**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石楬多有与“挍”相关的内容。石楬中的“挍”当非专指掐丝和镶嵌工艺，而应同“校”，即传世文献中常见的“校饰”，表“装饰”之义。用以挍饰的“翡翠”恐非彩石，更可能是指翡翠鸟羽；“白珠”当不仅指珍珠，还应包括白玉珠；“金珠”当即器物上攒焊为饰的大小金珠，“金缕”则不宜读为“金镂”或理解为“金珠串成线状”，而应指焊缀为饰的金线；“碧窴”或仍应理解为宝石名而非“以绿松石镶嵌”。可见“挍/校饰”早先似应指在器物上附加其他材料物件为饰。

**关键词：**挍 校饰 翡翠 白珠 金珠缕

位于河南洛阳寇店镇西朱村万安山北麓的曹魏墓M1整体规模宏大，地理位置特殊，极有可能是魏明帝爱女平原懿公主及驸马甄黄的冥婚合葬墓。[[2]](#footnote-2)大墓虽屡遭盗扰，但出土的三百余枚石楬所记各色随葬器物，仍极大丰富和补充了汉魏物质文化的文献记载。更为难得的是，不少石楬还记录了器物的装饰工艺等细节特征，是进一步研究汉魏时期相关工艺美术的绝佳参考。

在众多与器物工艺相关的石楬中，涉及“挍”的内容颇为特殊，不仅为以往出土的丧葬类文献所未见，还多与翡翠、黄金及宝石类材料有关，可借此增进对这一时期一些装饰工艺及质料用材的了解。现就西朱村M1石楬中与“挍”相关的内容加以疏证，以期补正完善有关考释意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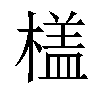
**一、与“挍”有关的石楬**

西朱村M1出土石楬多次提及“挍”，其中较为完整的有23例：[[3]](#footnote-3)

M1∶1 于窴白玉四具，有扶鸡辟挍短铗一，衣、柙自副

M1∶49 白珠、金镊挍帐上璧一，柙自副

M1∶57 翡翠、金、白珠挍小形多股蝉一具，柙自副

M1∶82 金珠、缕、白珠挍锤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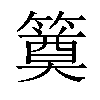
M1∶97 翡翠、白珠挍耳中悬一具，金毦自副

M1∶101 帐中连璧佩胜一，白珠挍，柙自副

M1∶129 金珠、缕挍手巾头锺一

M1：222 白珠挍璧佩一，柙自副

M1∶224 翡翠、金珠、缕、白珠挍七（䥖）（蔽）结（髻）一具，蝦段自副



M1∶255 翡翠、金缕、白珠挍百子千孙佩胜一，柙自副

M1∶257 覆撮华一，金、白珠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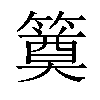
M1：261 白珠挍□玉佩一具

M1∶308 翡翠、金、白珠挍（䥖）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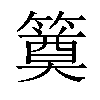
M1∶311 重华（䥖）三，金、碧窴挍

M1∶319 金珠、缕挍珰，金、碧窴□剑一具，柙自副

M1∶327 翡翠、金珠、缕、白珠挍五（䥖）（蔽）结（髻）一具，虾段自副



M1∶383 翡翠、金、白珠挍三（䥖）（蔽）结（髻）一具，柙自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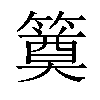


M1∶441 白珠挍佩锤一，柙自副

M1：446 八分翡翠、金、白珠挍奠（䥖）二

M1∶447 同心大（䥖）一，金珠、缕挍

M1∶448 四分翡翠、金、白珠挍一爵（䥖）四，柙自副



M1∶475 三分翡翠、□珠挍□□四

M1：478 翡翠、白珠、金挍蝉二

其中M1:224、261、448遭泐蚀或残损的“挍”字，皆可据残画及文例推定。另有2枚残碎石楬也出现“挍”字：

M1：56 二白金镊挍

M1：93 金挍五自副

《流眄洛川：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楬》一书将M1:56最后两字录为“镊拔”，曹锦炎认为是用以拔除毛发或夹取细物的镊子。[[4]](#footnote-4)然“镊”后一字原拓作“”，右旁上部为“亠”，“丶”与左下短撇断开，和东汉时期“犮”的写法不同。如《衡方碑》的“拔”作“”，右旁的“犮”似犬多一撇，又如《杨著碑》的“黻”作“”，右旁“犮”的第二撇画亦上下联属。石楬M1:86的“黻”原拓作“”，所从“犮”虽与前举二例有异，但与“”的右旁仍明显有别。结合M1∶49的“金镊挍”词例来看，M1:56也应是“镊挍”，石楬中有一类“挍”的写法，如“”（M1：97）、“”（M1：222）、“”（M1：383），“亠”下左边短撇稍长，右点较短，基本不超出长撇起笔，与M1:56的“”写法近似。而汉魏时一类短撇较长的“交”，如东汉《尹宙碑》的“”、曹魏《上尊号碑》的“”“”等，和“”的右旁几乎完全相同，是以该字应为“挍”字无疑。

此外，一些因残碎或泐蚀导致文字不完整的石楬原也应记有“挍”。如残碎石楬M1：131余“白珠、金中珠珮”六字，据石楬M1：101“帐中连璧珮胜”之例，“中珠珮”前似可补一“帐”字，又据石楬M1∶49记“白珠、金镊挍帐上璧”，“金”字后原亦应是“镊挍”二字。而石楬M1：449的左半部分泐蚀严重，右半余“翡翠、白珠”四字，据完整石楬体例，其左侧原也应具“挍”字。还有残碎石楬M1:547的“一寸”二字后余残笔“”，显是“翡”字，“一寸”左侧残笔“”应是“珠”字，可见该枚石楬所记器物也应以“翡翠”“金珠”或“白珠”挍，“珠”下一字所余笔画“”亦像是“挍”字。[[5]](#footnote-5)同理，残碎石楬M1:127余“金”和“九子”四字，“金”后应是“珠”字残画，石楬所记疑是“挍”以“金珠”等物的“九子铃”或类似金饰。

笔者曾提出石楬所记“挍”应同“校”，传世文献多作“校饰”，表装饰之义。[[6]](#footnote-6)后赵超也持同样看法。[[7]](#footnote-7)不过李零还是以为：“挍，疑读铰，指掐丝镶嵌工艺。”[[8]](#footnote-8)曹锦炎的意见与之类似，但认为“挍，通‘绞’，扭结，指把两股以上条状物扭在一起，引申为缠绕”，“石楬的‘挍’，是制作金银珠宝首饰时的编结工艺专用术语，当即后世的‘掐丝’工艺”。[[9]](#footnote-9)是故有关石楬“挍”的具体词义还有进一步讨论明确的必要。

**二、“挍”义补说**

石楬中有关“挍”的内容多为“材料+挍+器物”的形式，亦见先记器物，后以“材料+挍”补充说明的做法，大体将之理解为以某些质料所“挍”之某器物当无疑义，关键在于“挍”应如何训释。“挍”既涉及所用材料和所施对象两个方面，若依李、曹二位先生的意见，即“挍”指“掐丝镶嵌”或“掐丝”工艺，那么所用材料就限定为黄金丝、宝石，所施对象则为首饰等金银器。然就石楬中涉及“挍”的内容来看，情况显然并非如此。

尽管所“挍”之器物尚未能完全辨明，但可见既有首饰类的䥖、蔽髻、耳中悬、蝉等，也有璧、佩一类挂饰，更有铗、剑类兵器。这些器物中虽多有贵金属饰物，也常有“金珠”“金缕”等物以“挍”，M1：93、478还出现“金挍”之例，然石楬M1:101的“连璧佩胜”、M1:222的“璧佩”、M1:261的“□玉佩”以及M1:441的“佩锤”当非黄金为质，或不全是金银器而应属玉石类的垂挂饰，又都仅以“白珠挍”，是“挍”之用材与对象并非全是金银，也就不宜单谓之“掐丝”工艺。

而石楬M1：49的“金镊挍”和M1：56的“镊挍”之“镊”又当是一类垂挂为饰的构件，并不直接附着于器物上。东汉太皇太后、皇太后入庙所服之簪“端为华胜，上为凤皇爵，……下有白珠，垂黄金镊”，其组合恰与石楬所记相当。[[10]](#footnote-10)东汉至初唐的高等级墓葬中常出土一类小巧的桃形金饰，也偶见云母所制，尖端常有穿孔，多出土于女性墓主遗骨头部附近，当属步摇垂饰，即所谓“黄金镊”。时器物亦饰“镊”，如《西京杂记》谓汉昭阳殿内九金龙所衔九子金铃垂“五色流苏。带以绿文紫绶，金银花镊”，又言武帝时“长安始盛饰鞍马”，“或加以铃镊，饰以流苏”。《子虚赋》“缪绕玉绥”颜师古注还说“绥即今之所谓采䋿垂镊者也”。[[11]](#footnote-11)据《隋书·礼仪志五》载：“又齐永明制，玉辂上施重屋，栖宝凤皇，缀金铃镊珠珰玉蚌佩。”[[12]](#footnote-12)《通典·礼二四·沿革二四·嘉礼九·天子车辂》作“初加玉辂为重盖，栖宝凤皇，缀金镊珠珰玉蚌佩”。[[13]](#footnote-13)此类车盖垂饰抑或与石楬所记“白珠、金镊挍帐上璧”“连璧佩胜一，白珠挍”“白珠挍□玉佩”等相当。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孙吴墓M2出土一件银质鎏金铜三脚架，一般认为是镜架，架上以金链垂挂四枚桃形镂空金饰（图1），即是器物垂“镊”之实例。是以M1∶49的“白珠、金镊”与“帐上璧”的组合也不能说是“用‘挍’的工艺制作”，因为“掐丝”或“掐丝镶嵌”都难以实现将饰物以金链流苏等组合悬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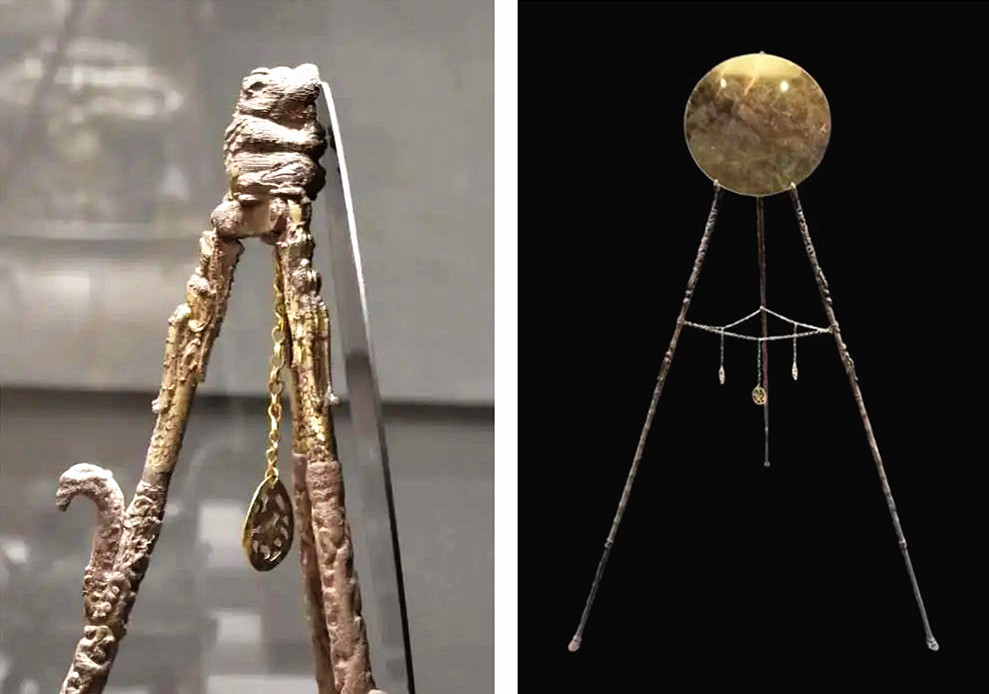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 银质鎏金铜三脚架

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孙吴墓M2出土

此外，据后文的考证，常与“金、白珠”等同用以“挍”的“翡翠”也当非金银或宝石。是以若“挍”专指“掐丝”“镶嵌”工艺，那么“翡翠”“白珠”“金镊”所对应的动词即有所缺失。同理，M1：478所记“翡翠、白珠、金挍蝉”之“金挍”依然不宜理解为“掐丝工艺”，因为翡翠、白珠等并不能进行“掐丝”。由于“挍”所涉材料不仅是黄金宝石，所施器物亦非仅限金银为质，而包括各类可供加工的珍宝构件和附加装饰的金玉器物，各种质料与器物的组合也并非“掐丝镶嵌”可以完成。是以“挍”当非专指金银宝石饰物的掐丝或镶嵌，甚至不应专指针对某种材质的工艺，而应看作是为多种装饰用材及工艺所适用的表装饰义之动词。

《宋书·礼志五》所列“第三品以下”不得服之物中有“假真珠翡翠校饰缨佩”，[[14]](#footnote-14)指“校饰”以假真珠、翡翠之佩，其结构恰与石楬对各类璧佩的记录基本一致。位于“假真珠翡翠”之后的“校饰”与石楬之“挍”处于相同的语法位置，那么石楬的“挍”自然就应与“校”同，即“校饰”。《慧琳音义》列有“挍饰”条，字仍用“挍”，释曰：“为饰，故云挍饰也。”[[15]](#footnote-15)是“挍/校饰”正是“为饰”之义。《南齐书·舆服志》谓天子金辂“制度校饰如玉辂而稍减少”，又言象辂“如金辂而制饰又减”，木辂“制饰如象辂而尤减”。[[16]](#footnote-16)“制饰”即“制度校饰”缩略，亦可见“校饰”犹“装饰”义。另外，《北堂书钞·服饰部三》引刘义恭《启》所云“垂赐”之物中有“七宝校装玉眼明囊”，[[17]](#footnote-17)“校装”亦应同“校饰”。

“挍/校饰”为中古习见用语，很多学者都做过讨论。该词较早见于东汉王符《潜夫论》，其《浮侈》篇即有“挍饰车马，多畜奴婢”之语。清人汪继培笺云：“此‘挍’字疑‘文’之误，即上所云‘车舆文饰’也。《墨子·辞过篇》云：‘饰车以文采。’《说苑·反质》篇侯生谏秦始皇亦云：‘衣服轻暖，舆马文饰，所以自奉，丽靡烂漫，不可胜极。’”[[18]](#footnote-18)何亚南已指出“挍饰”当不误，东汉竺大力、康孟详所译《修行本起经》中就有“城门街巷，庄严校饰”之语；[[19]](#footnote-19)张觉也认为其说恐不当，“挍饰”应即东汉后所见的“校饰”，[[20]](#footnote-20)刘晓兴又从语法、用例、对文、故训等角度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证。[[21]](#footnote-21)《浮侈》中“车舆文饰”一句实作：“今京师贵戚，衣服、饮食、车舆、文饰、庐舍，皆过王制，僭上甚矣。”[[22]](#footnote-22)“车舆”与“文饰”等为并列的名词。《墨子》之“文采”同为名词，《说苑》谓车马有文采装饰，皆异于“挍饰车马”的动宾结构。“挍饰”置于“车马”前，又与“多畜”相对，确应系动词，谓装饰车马，亦即后世多见的“校饰”。是东汉时“挍饰”已表装饰义，且不单就金银首饰而言。

据传世文献及西朱村M1石楬来看，魏晋南北朝时“校饰”一词对所饰物品的种类及装饰用材、工艺等也仍无限定。不过据何亚南的统计，《法显传》中用为装饰义的“校”共15例，其中说明装饰材料为金银或七宝的有9例，仅1例是“彩画装校”，可见以贵金属附加“校饰”较为常见。故“校”当是在语用中受客观实际影响，出现了将形符换为“金”的“铰”，从而导致与原表“剪刀”义的“铰”混同。[[23]](#footnote-23)只是依颜延之《赭白马赋》“宝铰星缠”李善注：“铰，装饰也。”[[24]](#footnote-24)知“铰”仍可泛指“装饰”而不专指金银为饰。[[25]](#footnote-25)但也正是在唐宋时期，从“金”之“铰”开始逐渐流行。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《衣物账》碑详细记录了唐咸通十五年（874年）供奉瘗埋舍利的诸多珍宝器物，是碑将盛放舍利的八重宝函之最外重记为：“第八重檀香缕金银棱装铰函一枚。”此函出土时檀香木函体已朽成碎块，而用以“装铰”的“银棱”，即鎏金银包边仍存，[[26]](#footnote-26)乃以金银饰器而称“铰”之例。又如《五代会要》载后周显德二年（955年）九月一日勅曰：“应两京、诸道州府铜象器物，诸色装铰所用铜，限敕到五十日内，并须毁废送官。”[[27]](#footnote-27)知其时“装铰”多用铜。而《南齐书·舆服志》载指南车“皆铜校饰”，漆画牵车“皆金涂校饰”，即古之羊车，[[28]](#footnote-28)《通典·礼二四·沿革二四·嘉礼九·天子车辂》则谓南齐制指南车“皆铜铰饰”，羊车亦“皆金涂铰饰”，[[29]](#footnote-29)许是后人据用字习惯所改。还有《太平广记·宝一》引《续齐谐记》：“汉宣帝尝以皂盖车一乘赐大将军霍光，悉以金铰饰之。”[[30]](#footnote-30)可能也属类似情况。《广韵·效韵》：“铰，铰刀，又装铰。”[[31]](#footnote-31)《集韵·效韵》更明言：“铰，交刀，一曰以金饰器。”[[32]](#footnote-32)《类篇·金部》亦曰：“铰，古巧切，交刃刀也。又居効切，一曰以金饰器。”[[33]](#footnote-33)可见表“以金饰器”的“铰”确应是“校饰”之“校”的后起换旁分化字，恰与“铰刀”之“铰”同形。这一时期表装饰之“铰”当已逐渐分化独立，语义范围随之缩小而限定为装饰用材仅限金属的“以金饰器”。[[34]](#footnote-3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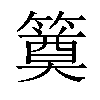
**三、“挍”所涉之物**

石楬记录的校饰所用之物除前文已论及的“金镊”外，还有翡翠、黄金、白珠、碧窴、鸡辟等几类。前三类是古代习见的饰器珍异，然学者们的有关意见实仍有未尽或错讹，尚需补正。后两种亦应是珍宝之属，但以往较为少见，石楬的记录当可在一定程度上增进相关认识。

**1.翡翠**

曹锦炎释石楬所记“翡翠”为彩石，认为“八分”“四分”等应指翡翠的“比例大小”，“据三件石楬分别用‘八分’‘四分’‘三分’词描述，显然是指镶嵌的彩石而言”。[[35]](#footnote-35)尽管汉晋时期的不少黄金或鎏金器物都已镶嵌珊瑚、绿松石、青金石等红绿色系宝石，但结合当时的语用指称来看，其说仍可商。

依照石楬体例，起首的尺寸当是针对器物整体而言，并不单限定于装饰材料，不然石楬所记各类“墨漆画”器物前的尺寸就难以理解。而汉晋时期的一类圆形金饰或即石楬提到的“（䥖）”，其中尺寸在1~2厘米间的当是“三分”“四分”“八分”之属，[[36]](#footnote-36)石楬M1：447的“同心大（䥖）”及M1：547的“一寸翡翠珠挍”等则应是此类饰物中尺寸较大者。



就传世文献来看，先秦两汉人所说的“翡翠”几乎一律指翡翠鸟或其羽毛，魏晋亦然。《国语·晋语四》“羽旄齿革，则君地生焉”韦昭注：“羽，鸟羽，翡翠、孔雀之属。”[[37]](#footnote-37)诸葛亮《便宜十六策·治人》将“翡翠”列于“珠玑”之后，而别于“金银璧玉”。[[38]](#footnote-38)《三国志》中作为贡物的“翡翠”也同样位列珠玑、玳瑁、孔雀、鹦鹉之间。曹植《闲居赋》言“翡翠翔于南枝”，[[39]](#footnote-39)当时的诗文中更不乏翠爵、翠羽、金翠、翠葆之例。虽有学者曾论及南朝徐陵《玉台新咏·序》之“翡翠笔床”及《晋书》谓东晋“服章多阙，而冕饰以翡翠、珊瑚杂珠”中的“翡翠”应是矿物，[[40]](#footnote-40)但毕竟仅此二例，且尚不能完全排除是以翡翠羽饰笔床及冕的可能。而此时以翡翠羽饰服器亦不鲜见，晋成公绥《蔽髻铭》曰：“诗美首弁，班有□□。或造兹髻，南金翠翼。明珠星列，繁华致饰。”（《北堂书钞·服饰部二》引）[[41]](#footnote-41)唐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引《博物志》云：“翡身通黑，唯胸前背上翼后有赤毛。翠身通青黄，唯六翮上毛长寸余青。”[[42]](#footnote-42)《三国志·魏书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言“大秦”多珍异之物，其中有“南金、翠爵、羽翮”，[[43]](#footnote-43)此“翠爵”与“羽翮”或宜连读，翠鸟之“六翮”长而青翠，正堪取羽为用。是以《蔽髻铭》中与“南金”并举的“翠翼”当是谓取自翠鸟翼上之羽，恰可与石楬所记饰䥖蔽髻以“翡翠、金、白珠挍”对看。《汉书·武五子传》载燕王旦令“郎中侍从者着貂羽，黄金附蝉”，晋灼谓之“以翠羽饰冠也”。[[44]](#footnote-44)貂羽、附蝉皆冠上饰，则“以翠羽饰冠”或当是谓所附金蝉施翠羽。M1:57、478所记“蝉”正即“黄金附蝉”，亦以“翡翠”校饰。[[45]](#footnote-45)另外，当涂洞阳“天子坟”东吴墓出土的一件漆皮残片有朱书曰：“永安三年□□日校尉七寸铁镜合八枚金错□翠毛皆□□尉薛商纪□”[[46]](#footnote-46)尽管文句残损严重，但“七寸铁镜合八枚”表明该漆皮当与女子妆具有关，[[47]](#footnote-47)其后之“金错”或即铁镜之华饰，下文“翠毛皆□”当涉及所饰翡翠羽的情况。“永安”为孙吴景帝孙休年号，该墓墓砖还可见“永安四年”铭文，故推测墓葬或即景帝与皇后朱氏合葬的定陵。此亦应是三国时以“翠毛”，即翡翠毛羽饰器之证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，故宫博物院藏东汉建武二十一年（45年）鎏金铜樽与所附“承旋”各以三只蹲踞的熊为足，上嵌红绿二色宝石，铭文谓之“雕蹲熊足，青碧闵瑰饰”，言所嵌宝石为“青碧”与“闵（玫）瑰”。[[48]](#footnote-48)此例虽时间较早，但仍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时并不称宝石为“翡翠”。综上所论，目前尚未有特别坚实的证据证明汉晋时期的“翡翠”一词可指称宝石，相反这一时期文献中的“翡翠”基本都指鸟羽，是以石楬中出现频次如此之高的“翡翠”最有可能还应是“翡翠羽”而非“彩石”。[[49]](#footnote-49)

**2.白珠**

曹锦炎先释“珠”为“珍珠”，后又指出“白珠”是“似珠的宝石”，“称‘白珠’是区别于蚌珠”。[[50]](#footnote-50)汉晋南北朝时期金饰确实多嵌饰珍珠，前揭《蔽髻铭》谓“明珠星列”的“明珠”就可能是珍珠。不过当时也不乏其他材质的珠子为饰，一些佩饰更多用玉珠。文献中的“白珠”似也多指白玉珠。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谓“孝明皇帝永平二年，初诏有司采《周官》《礼记》《尚书·皋陶篇》，乘舆服从欧阳氏说，“冕皆广七寸，长尺二寸，前圆后方，朱绿里，玄上，前垂四寸，后垂三寸，系白玉珠为十二旒”。[[51]](#footnote-51)《太平御览·服章部三》引蔡邕《独断》曰：“汉明帝采《尚书·皋繇》及《周官》《礼记》以定冕制，皆广七寸，长尺二寸，系白珠于其端，十二旒。”[[52]](#footnote-52)又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：“至孝明皇帝，乃为大佩，冲牙双瑀璜，皆以白玉。”刘昭注引《纂要》曰：“琚瑀所以纳间，在玉之间，今白珠也。”[[53]](#footnote-53)《舆服志》又载：“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带绶，以采组为绲带，各如其绶色，黄金辟邪首为带鐍，饰以白珠。”[[54]](#footnote-54)《隋书·礼仪志六》载梁制皇帝冕服有“绲带以组为之，如绶色。黄金辟邪首为带鐍，而饰以白玉珠”。[[55]](#footnote-55)是“白珠”应同“白玉珠”。另据《南齐书·舆服志》：“汉世冕用白玉珠为旒。魏明帝好妇人饰，改以珊瑚珠。晋初仍旧，后乃改。江左以美玉难得，遂用琫珠，世谓之白琁珠。”[[56]](#footnote-56)更可见汉时冕旒用“白玉珠”与东晋改易“琫（蚌）珠”之别。因此“白珠”这一汉晋时冠服装饰的习见用材虽有可能指珍珠，但也应包含白玉珠在内。

文献中还有“真白玉珠”“真白珠”之称。如《南齐书》谓“汉世冕用白玉珠为旒”，《晋书·舆服志》云“后汉以来，天子之冕，前后旒用真白玉珠”，[[57]](#footnote-57)应劭《汉官仪》亦曰：“周冕与古冕略等，周加垂旒，天子前后垂真白珠各十二。”（《太平御览·服章部三》引）[[58]](#footnote-58)是“真白玉珠”“真白珠”亦应即“白珠”别称。后世所谓“珍珠”在汉晋时称“真珠”。《庄子·渔父》：“真者，所以受于天也，自然不可易也。”又《大宗师》“而况其真乎”郭象注：“夫真者，不假于物而自然也。”[[59]](#footnote-59)《汉书·杨王孙传》“吾欲裸葬，以反吾真”颜师古注：“真者，自然之道也。”[[60]](#footnote-60)因珍珠是在蚌类体内天然成形，故有“真珠”之谓。[[61]](#footnote-61)这样看来，“真白玉珠”“真白珠”或许应指天然形成而未经或少经人工琢磨的白玉珠。《魏略》言“大秦”所产各类珍宝中有“符采玉、明月珠、夜光珠、真白珠、虎珀、珊瑚”等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裴松之注引），[[62]](#footnote-62)这类产自域外的“真白珠”或即如是。

**3.金珠与金缕**

就石楬所记，“挍”之前可见“金”“金珠”“金缕”“金白珠”“金珠缕”等多种与黄金有关的说法。饰于金器之上的“金珠”应类似后世所称“金粟”，是通过炸珠、吹珠等方式得到的黄金小球或颗粒，并攒焊于金饰之上。此类来自域外的金珠装饰工艺约在西汉时传入我国，东汉金饰已见成熟运用。两晋墓葬出土的金附蝉即多焊缀大小金珠装饰细部，如双目用大金珠，腿由中等大小的金珠逐渐过渡为小珠，其余部分又以细小金珠铺缀（图2:1-4），石楬所记以“翡翠、金、白珠挍”的“蝉”正可与之合观。而与唐五代多以大小一致的金珠颗粒为饰有所不同，汉晋时期器物上所饰金珠或大小不一，若依南朝及唐人语称之为“金粟”似乎还不大贴切，石楬提到的“金珠”应即其在汉晋时的称名。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 |  |  |
| 1 | 2 | 3 |
|  |  | |
| 4 | 5 | |
| 图2 饰金珠的金附蝉  1.洛阳东花坛西晋墓C3M1642出土  2.南京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  3.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M6出土  4.江苏南京郭家山东晋温式之夫妇墓出土  5.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 | | |

而就“缕”，曹锦炎提出了两种看法。先是将石楬M1∶255的“金缕”看作“金镂”，谓“金缕”是“在黄金器物上雕刻”；又以为石楬M1∶224、327的“金珠缕”是指“金珠串成线状”。[[63]](#footnote-63)不过依石楬M1∶255 “翡翠、金缕、白珠挍”的说法，“金缕”应和“翡翠”“白珠”同为用以校饰之物，不宜释作“金镂”。再就出土汉晋金器所见，攒焊其上的大小金珠不仅可排列为线，更有不少会铺成平面，还会以金线扭转焊接成纹。如定州北陵头村东汉墓M43（推测墓主为中山穆王刘畅夫妇）出土的金辟邪与金天禄，以金线扭出角与尾，肩上双翼及周身纹饰皆以金线围出，并大面积攒焊小金珠（图3:1）。又如西安卢家口村和莒县双合村东汉墓出土的小型金灶，顶面烟囱以金丝盘成，旁侧金盆中堆满小金珠，顶面与侧面以金丝焊成鱼或云纹，亦饰小金珠，卢家口村的一件底面还以金丝连成“日利”二字（图3:2），双合村汉墓所出底面为金丝组成的“宜子孙”三字（图3:3），出土于合肥西郊乌龟墩东汉墓的钟形金饰所饰云纹和“宜子孙”三字也是同样的工艺（图3:4）。就连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金蝉亦可见盘焊金丝、金珠为饰（图2:5）。所以“缕”恐怕还应读本字。《说文·糸部》：“缕，线也。”[[64]](#footnote-64)实际“缕”可泛指细长线状物，汉代的“金缕玉柙（匣）”就是以金线缀连玉片成人形的帝王敛具。《续汉书·礼仪志下》谓皇帝登遐，“守宫令兼东园匠将女执事，黄绵、缇缯、金缕玉柙如故事”。刘昭注引《汉旧仪》曰：“帝崩……以玉为襦，如铠状，连缝之，以黄金为缕。腰以下以玉为札，长一尺、〔广〕二寸半，为柙，下至足，亦缝以黄金缕。”[[65]](#footnote-65)是以石楬中的“金缕”应当就是由黄金经拔制等加工方法制成的金线，以之绞纽盘绕焊于金器上即类似后世的“掐丝工艺”。又因常与“金珠”一同施用，故可合称“金珠缕”，“金珠缕”也宜断读作“金珠、缕”。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 | |  | |
| 1 | | | |
|  |  | |  |
| 2 | 3 | | 4 |
| 图3 汉晋时期的金饰件  1金辟邪与金天禄（河北定州北陵头村东汉墓M43出土）  2金灶（陕西西安未央区卢家口村出土）  3金灶（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出土）  4“宜子孙”钟形金饰（安徽合肥西郊乌龟墩东汉墓出土） | | | |

至于“金白珠”则应是“金珠”与“白珠”的合称，当断作“金、白珠”。而M1：93、478还可能是将“珠”与“缕”都省去而直接写作“金挍”。[[66]](#footnote-66)进行这样的处理，当是由于石楬大小有限，书手出于行文齐整且用字经济的考虑。

**4.“碧窴”**

有关“挍”的石楬中提及“碧窴”的不多，似仅有M1∶311谓“金、碧窴挍”，[[67]](#footnote-67)但其他石楬中还可见一些与“碧窴”有关的器物，如M1：332 的“碧窴指𨰄（环）”、M1：348的“碧窴佛人爪锤”，M1∶109的“碧窴小形蝉”和M1∶319的“金、碧窴□剑”的“碧窴”各有一字残去，而石楬M1：375“□□爪锤一，柙自副”中遭泐蚀的前两字也似“碧窴”。李零认为“碧窴”指绿松石。[[68]](#footnote-68)曹锦炎将“碧窴”拆分开，认为“碧”就是“青绿色的玉石”，即今绿松石；“窴”为“填”的古字，义同“以宝饰器”之“钿”，“碧窴”是指以绿松石镶嵌。[[69]](#footnote-69)

按，“某某挍”既是谓“以各类珍宝装饰”，那么“挍”前之“碧窴”恐怕还应当是宝石之名。石楬还记有“车琚（渠）爪锤”（M1∶360）、“车琚（渠）佩”（M1∶380）、“车琚（渠）镜”（M1∶382）等物，与“碧窴佛人爪锤”“碧窴指𨰄（环）”的词例颇为相似，却无一例言“车琚（渠）窴”。是“碧窴”更像是宝石之属，李零的理解当于义为优。然稍显奇怪的是，“碧窴”或与之对应的宝石称名基本不见于汉晋隋唐文献，唐代倒是有“绿钿”的说法，[[70]](#footnote-70)如《教坊记》载曲名有“绿钿子”，出于大曲《绿钿》，元稹有诗《曹十九舞〈绿钿〉》，惜未详“绿钿”指何物，[[71]](#footnote-71)类似用例也不多见。直到两宋西夏文献才频繁出现 “碧𤤦”“碧钿”这类宝石名，元明时又写作“碧甸”“碧靛”“碧填”“碧瑱”等。[[72]](#footnote-72)

**5.关于“鸡辟”**

“鸡辟”仅见于石楬M1∶1所记“鸡辟挍短铗”。范常喜注意到曹植《乐府歌词》有云：“所赍千金之宝剑，通犀文玉间碧玙。翡翠饰鸡璧，标首明月珠。”[[73]](#footnote-73)其中的“鸡璧”，又作“鸡必”，素来未有确诂，但很可能是一种和“通犀”“碧玙”“翡翠”“明月珠”等相类似的装饰材料，石楬M1∶1的“短铗”即短剑，用以校饰的“鸡辟”与“鸡璧”应属同一物。西朱村M1石楬另有“璧”字，与“‘鸡辟挍短铗’之‘辟’存在明显的记词区别”，可见“出土材料中的‘鸡辟’才应是此词本来的书写形式”。另外青岛土山屯汉墓M147出土遣册还记有“鸡辟佩刀一”，似可对应位于墓主头部玉温明北侧的M147:10号铁质佩刀，此刀环首饰错金飞鸟云气纹，刀身插于木质鞘中。只是据佩刀实物与环首细部依然无法确知“鸡辟”是何种材质，但推测也应当与“玉”“玳瑁”等相类。[[74]](#footnote-74)

以上梳理为进一步研究讨论“鸡辟（璧/必）”的具体所指奠定了基础。侯洪震据此主张“鸡辟”应指“犀角材料”，具体“是一条附着在犀牛角上的纹理”，有此纹之犀角即“通天犀”，又称“骇鸡犀”，其“可避百鸟以驱邪”，故用以饰剑。[[75]](#footnote-75)虽然“鸡辟”的字面义似与“骇鸡”“鸡骇”相类，但《乐府歌词》主要在于铺陈宝剑之华装，“通犀文玉间碧玙”既已提及“通犀”为饰，下句“翡翠饰鸡璧”恐不会又说犀角，况文献中也未见将“骇鸡犀”直接等同于“鸡璧/必”的说法，“骇鸡”亦不等于可驱避百鸟进而驱邪，饰剑之物与其是否避邪更无直接关联。是以囿于目前文献与实物资料所限，“鸡辟”究竟指何物暂时还难以有所突破。

不过既然“鸡辟”有多种写法，那么似乎有理由怀疑“鸡”可能也只是记音字而与词义无关。《宋书·礼志五》载：“诸王皆不得私作禁物，及罽碧校鞍，珠玉金银错刻镂雕饰无用之物。”[[76]](#footnote-76)其中“罽碧校鞍” 的结构与石楬M1：1“鸡辟挍短铗”一致，而“罽”“鸡”中古同属见母，一为祭韵，一为齐韵，语音关系应不远，[[77]](#footnote-77)“碧”与“辟/璧”亦音近可通。[[78]](#footnote-78)且据与之并举的“珠玉金银错刻镂雕饰无用之物”看，“罽碧”也应是用于装饰的华贵之物。惜该词仅见于《宋书》，传世文献似再无其他用例，仍无法据此探究“鸡辟”所指。但如果“罽碧”与“鸡辟/璧”是指同一物，那么至少说明这类“珍宝”不仅可用于校饰刀剑，还可用于鞍马的装饰，当可为后续研究所留意。

**四．余论**

关于“校/挍饰”一词中“校/挍”表“装饰”义的由来，学者们也有不同看法。蔡镜浩以为“‘校’当为‘铰’之假借”。[[79]](#footnote-79)颜洽茂与何亚南都留意到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载《封禅文》“犹兼正列其义，校饬厥文，作《春秋》一艺”中的“校饬”一词，不过二者看法略有不同。颜氏认为“校之有饰义，当源之于‘饬’”，因“校勘犹整理，与饬义近，故可构成并列复合词‘校饬’”，又由于“饬既可通饰而有装饰、打扮义，则‘校’亦有装饰、打扮义，盖相因生义也”[[80]](#footnote-80)何氏以为“校饬”之“‘校’的基本义虽仍是考校，但已明显有修饰之意”，又据陆贾《新书·术事》“校修《五经》之本末”王利器注释：“校修，谓饰修也。校有修饰整比之意。”是“校”的装饰义应由此进一步引申而出，并反驳了“校”是“铰”之假借的意见。[[81]](#footnote-81)刘晓兴则以为可能是由“校”的“考察，考核”义引申而来，因为“‘考察，考核’必然涉及到对物品或人的评价，对于其不是很完善者，则有装饰的必要”。[[82]](#footnote-82)

按，《史记》之“校饬厥文”，裴骃《集解》引徐广曰：“校，一作‘袚’。袚犹拂也，音废也。”[[83]](#footnote-83)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下》即作“祓饰厥文”，颜师古注：“祓，除也。祓饰者，言除去旧事，更饰新文也。”[[84]](#footnote-84)《文选》所收《封禅文》也作“祓饰”。[[85]](#footnote-85)是以“校饬”之“校”很可能只是“祓”的形讹，若真如此，那么这一语料就应同“校饰”无关。至于对人事加以考察、考核，也并不一定要对不完善者进行调整修饰。是故就东汉以后的证据来看，综合颜、何两家的看法并稍加补正或较为合适，“校”之装饰义或当源自其考校、校改义。《新书》中的“校修”仍应指文献的校勘修订，然“校修”正是~~要~~通过考校修改等手段使典籍得以完善，实际侧重于对文献的校订、修饰。而“修”本就有“治、饰”之义，“校”或因此可与“饰”组合成“校饰”，扩而广之谓“使事物更为善美”，同时进一步受到“饰”的词义沾染，“校”也就完全具有了“装饰”的意义。[[86]](#footnote-86)

回看西朱村M1石楬中的“挍”之用例，其显然可统称翠羽缉缀、金丝金珠掐丝焊缀、宝石镶嵌、饰件悬挂等数种饰器工艺及方法，并在汉末三国时期就已经可以摆脱或省去“饰”而单独使用，称“挍”饰某物也和石楬中常见的“漆画”“锥画”等直接在器物上涂画线刻为饰有所不同。涉及“挍”的器物附加了“翡翠”“白珠”“金”“金珠”“金缕”及“金镊”等珍宝或构件，传世文献中的“校饰”也多指以“七宝”“金银”等饰物。佛典中“庄严校饰”并提则当属同义连用，法藏《华严探玄记·卢舍那佛品》曰：“庄严亦二义：一是具德义，二交饰义。”[[87]](#footnote-87)此“交饰”即应同“校/挍饰”。是以“校/挍饰”“校装”等早先似还侧重于指附加其他材料组件的装饰，而译经中常用“校饰”一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该词的流行。

拙文撰写及修改期间，承汪少华师、张小艳女史、任攀先生及学友叶磊先生、何义军先生、李京昊先生、童可瑜女史、康博文先生、喻威先生提供帮助，特此一并致谢。文章原刊《中国训诂学报》第8辑（商务印书馆，2023年），此次发布略有修订增补。

1. \* 本文为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”五年规划项目“出土文献学科建设与中国古典学的当代转型”（G2607）阶段性成果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王咸秋：《洛阳西朱村曹魏一号墓墓主考》，《华夏考古》2021年第3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本文所引石楬皆据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《流眄洛川：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楬》（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），下文不再一一出注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曹锦炎：《石楬铭文分类注释》，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《流眄洛川：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楬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，第298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《流眄洛川：曹魏大墓出土石楬》将“”补为“”，恐不确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欧佳：《繁华致饰：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“三钿蔽髻”石楬初探》。拙文曾提交“第八届出土文献与比较文字学全国博士生论坛论”（2018年，重庆），收入会议论文集，会上承赵超先生评议，并于2018年9月26日发表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（http://www.fdgwz.org.cn/Web/Show/4294）。在石楬材料公布后，本文经修订更名《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“三钿蔽髻”石楬所记礼服首饰》，刊于《服装学报》2020年第5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赵超：《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牌定名与墓主身份补证》，《博物院》2019 年第5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李零：《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铭文分类考释》，《博物院》2019 年第5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曹锦炎：《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墓主身份浅析——兼谈石牌铭文所记来自一带一路的珍品》，《博物院》2019 年第5期。曹锦炎：《石楬铭文分类注释》，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《流眄洛川：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楬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，第290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欧佳：《西朱村曹魏墓M1 出土石楬所记名物考（七则）》，《出土文献》2023年第1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欧佳：《西朱村曹魏墓M1 出土石楬所记名物考（七则）》，《出土文献》2023年第1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[唐]魏徵等：《隋书》，中华书局2019年，第210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[唐]杜佑著，（日）长泽规矩也、（日）尾崎康校，韩昇译：《北宋版通典（第三卷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，第360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[南朝梁]沈约：《宋书》，中华书局2018年，第565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[唐]释慧琳：《一切经音义》，徐时仪校注《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，第899页。该书校勘记认为：“为，据文意似作‘伪’。”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[南朝梁]萧子显：《南齐书》，中华书局2017年，第373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[唐]虞世南撰，[清]孔广陶校注：《北堂书钞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，第596页。并见《太平御览·服用部六》引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[汉]王符著，[清]汪继培笺，彭铎校正：《潜夫论笺校正》，中华书局2018年，第174—175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何亚南：《中古汉语词汇通释两则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97年第6期。文中已指出写本文献中“扌”旁与“木”旁常讹混。另承李京昊见告，汉译《修行本起经》当经过魏晋时人修订，或不宜单纯看作东汉语料。参顾满林《东汉佛经语料问题举隅——从〈中本起经〉“晋言”说起》，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《汉语史学报》第16辑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[汉]王符著，张觉校注：《潜夫论校注》，岳麓书社2008年，第154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刘晓兴：《〈潜夫论笺校正〉“挍饰”商榷》，《金田》2015年第12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[汉]王符著，[清]汪继培笺，彭铎校正：《潜夫论笺校正》，中华书局2018年，第170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何亚南：《中古汉语词汇通释两则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97年第6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[南朝梁]萧统编，[唐]李善注：《文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，第625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杜甫《魏将军歌》“星缠宝校金盘陀”一句当即化用《赭白马赋》之“宝铰星缠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，法门寺博物馆，宝鸡市文物局等：《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（上）》，文物出版社2007年，第227、273页。韩生：《法门寺文物图饰》，文物出版社2009年，第149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[宋]王溥：《五代会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，第437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[南朝梁]萧子显：《南齐书》，中华书局2017年，第375、376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[唐]杜佑著，（日）长泽规矩也、（日）尾崎康校，韩昇译：《北宋版通典（第三卷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，第367、370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张国风：《太平广记会校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，第6963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1. 周祖谟：《广韵校本》，中华书局2011年，第417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2. [宋]丁度等：《宋刻集韵》，中华书局2015年，第166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3. [宋]司马光等：《类篇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，第526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3)
34. 胡竹安、张锡德在《〈法显传〉词语札记》（《语文研究》1986年第4期）中已正确指出“校”有装饰义，但认为“‘校’作装饰义实借为‘铰’”，恐有不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4)
35. 曹锦炎：《石楬铭文分类注释》，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《流眄洛川：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楬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，第292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5)
36. 欧佳：《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石楬所记服饰考论三则》，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（美术与设计）》2021年第4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6)
37. 徐元诰撰，王树民、沈长云点校：《国语集解》，中华书局2002年，第331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7)
38. [三国蜀]诸葛亮著，段熙仲、闻旭初编校：《诸葛亮集》，中华书局2014年，第66—67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8)
39. [三国魏]曹植著，赵幼文校注：《曹植集校注》，中华书局2016年，第193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9)
40. 许净瞳：《古代文献中的“翡翠”辩疑》，《陕西理工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5 年第1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0)
41. [唐]虞世南撰，[清]孔广陶校注：《北堂书钞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，第588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1)
42. [汉]司马迁撰，[南朝宋]裴骃集解，[唐]司马贞索隐，[唐]张守节正义：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2014年，第3652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2)
43. [晋]陈寿撰，[南朝·宋]裴松之注：《三国志》，中华书局1971年，第861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3)
44. [汉]班固撰，[唐]颜师古注：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，第2754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4)
45. 《隋书·礼仪志七》载开皇制皇太子“远游三梁冠，加金附蝉，九首，施珠翠”，大业制太子“远游冠，金附蝉，加宝饰珠翠”，或是其遗制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5)
46. 叶润清，殷春梅，杨彭等：《安徽当涂“天子坟”孙吴墓发掘收获》，国家文物局主编《201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》，文物出版社2017年，第108页。该漆皮材料未正式公布，释文据央视《探索·发现》栏目《探秘天子坟（第二集）》拍摄的原物校对补正，但囿于条件所限或仍有错讹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6)
47. 研究人员推测或为镜盒残片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7)
48. 据观察实物，蹲熊足所嵌的红色宝石实际是无色水晶，因用以镶嵌的槽孔中填入了混有朱砂的粘合剂，故而水晶透出红色，看上去就像是红色宝石。由此看来，所谓“青碧”“闵（玫）瑰”很可能并非实指，而只是对青红色系宝石的泛称，又或者是对实际用料的一种夸大的说法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8)
49. 经考证，以“翡翠”指称矿物宝石的确切证据要到明代方才出现。参郑育宇、许博、余晓艳《翡翠的历史溯源——翡翠在中国的使用历史》，《中国宝玉石》2022年第3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9)
50. 曹锦炎：《石楬铭文分类注释》，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《流眄洛川：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楬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，第290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0)
51. [晋]司马彪撰，[南朝梁]刘昭注补：《续汉书志》，《后汉书》附，中华书局1965年，第3663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1)
52. [宋]李昉等：《太平御览》，中华书局1995年，第3061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2)
53. [晋]司马彪撰，[南朝梁]刘昭注补：《续汉书志》，《后汉书》附，中华书局1965年，第3672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3)
54. [晋]司马彪撰，[南朝梁]刘昭注补：《续汉书志》，《后汉书》附，中华书局1965年，第3677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4)
55. [唐]魏徵等：《隋书》，中华书局2019年，第235—236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5)
56. [南朝梁]萧子显：《南齐书》，中华书局2017年，第379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6)
57. [唐]房玄龄等：《晋书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，第766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7)
58. [汉]应邵：《汉官仪》，[清]孙星衍校集，周天游点校，[清]孙星衍等：《汉官六种》，中华书局1990年，第186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8)
59. [清]郭庆藩撰，王孝鱼点校：《庄子集释》，中华书局2018年，第1036、249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9)
60. [汉]班固撰，[唐]颜师古注：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，第2907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0)
61. 杜朝晖：《敦煌文献名物研究》，中华书局2011年，第233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1)
62. [晋]陈寿撰，[南朝宋]裴松之注：《三国志》，中华书局1971年，第861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2)
63. 曹锦炎：《石楬铭文分类注释》，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《流眄洛川：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楬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，第291、292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3)
64. [汉]许慎撰，[宋]徐铉校定：《说文解字（附音序、笔画检字）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，第276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4)
65. [晋]司马彪撰，[南朝梁]刘昭注补：《续汉书志》，《后汉书》附，中华书局1965年，第3141—3142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5)
66. 当然，也不排除书手误写而刻手即照此刻铭的可能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6)
67. 石楬M1∶319的“金、碧窴□剑一具”之“窴”后一字因泐蚀严重而不可辨识，但就字形看恐非“挍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7)
68. 李零：《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铭文分类考释》，《博物院》2019年第5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8)
69. 曹锦炎：《石楬铭文分类注释》，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《流眄洛川：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楬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，第293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9)
70. “窴”同“填”，“钿”又应是表镶嵌义之“填”的后起分化字。参张小艳《说“钿”》，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编《汉语史学报》第27辑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0)
71. [唐]崔令钦撰，任中敏笺订，喻意志、吴安宇校理：《教坊记笺订》，凤凰出版社2013年，第132页。吕温《上官昭容书楼歌》云：“水精编帙绿钿轴，云母捣纸黄金书。”“绿钿轴”对“黄金书”，似是指以“绿钿”为轴。然唐宋诗文多谓书籍、告身、经藏等写卷装以“钿轴”，故此处或宜断作“绿/钿轴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1)
72. 有关这类宝石的研究可参陈春晓《宋元明时期波斯绿松石入华考》（《北京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16年第1期）、王培培《“碧𤤦珠”考》（《宁夏社会科学》2018年第1期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2)
73. [三国魏]曹植著，赵幼文校注：《曹植集校注》，中华书局2016年，第799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3)
74. 范常喜：《“鸡璧”新证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21年第4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4)
75. 侯洪震：《“鸡辟”为何物？》，《读书》2022年第4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5)
76. [南朝梁]沈约：《宋书》，中华书局2018年，第565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6)
77. 敦煌文书P.2449正面朱字《瓜州新任节度使论悉𣧀乞里塞去啰设斋文》：“六亲祭祭，九族诜诜。男标忠孝之名，女茂谦贞之节。”（背面的《尼患文》亦有“六亲祭祭，九族诜诜”语）其中“六亲祭祭”在P.2058的“发愿文范本”中即作“六亲济济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7)
78. 敦煌文献《佛说相好经》“令四十齿龂然齐白如颇黎壁”，“壁”有异文作“璧”或“碧”。参张小艳:《〈佛说相好经〉校录补正》，《敦煌学辑刊》2012年第3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8)
79. 蔡镜浩：《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，第173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9)
80. 颜洽茂：《佛教语言阐释——中古佛经词汇研究》，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，第262—264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0)
81. 何亚南：《中古汉语词汇通释两则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97年第6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1)
82. 刘晓兴：《〈潜夫论笺校证〉“挍饰”商榷》，《金田》2015年第12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2)
83. [汉]司马迁撰，[南朝宋]裴骃集解，[唐]司马贞索隐，[唐]张守节正义：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2014年，第3716、3718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3)
84. [汉]班固撰，[唐]颜师古注：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，第2605、2606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4)
85. [南朝梁]萧统编，[唐]李善注：《文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，第2143页。[南朝梁]萧统选编，[唐]吕延济、刘良、张铣等注，俞绍初、刘群栋、王翠红点校：《新校订六家注文选（第5册）》，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，第3187页。祓，李善本音“弗”，六臣本音“夫勿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5)
86. 战国楚墓遣策中的一些“交/珓”字或与装饰有关。如仰天湖楚墓遣策简35：“一兕□，又（有）（文）竺（竹）㧍（柄），骨交，  于中。 已。”又望山楚墓遣策简2-6：“（衡）戹（軶），骨珓。”简2-18：“黄生角之交，白金之阩戠”简2-19：“紫癹，白金之交，黄组”多数学者认为“交/珓”应是器物上的某种饰物或附件，其中郭若愚提出仰天湖楚简之“交”应通“铰”，以为“骨交”即骨饰，然近来王凯博重申“读‘铰’之说尚值得注意，曾侯乙墓遣策简42‘黄金之（饰）’、简77‘亓（其）革辔，黄金之釴（饰）’等文例可参考，且楚文字以‘’、‘釴’表示装饰之‘饰’，‘玉’、‘金’表示质地之别，与义为装饰的‘珓（铰）’构形理据相同”，并列举了中古汉语中“校”表装饰义之例。（《出土文献资料疑义探研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吉林大学2018年，第124—125页）如果此说成立，那么表装饰义之“交/校”的上限就可提前至先秦。只是其说恐亦未可定论。一则楚简中“质料+之”类结构后多接名词，指某种器物或前述器物的构件；二则曾侯乙墓遣策的“”“釴”读为“饰”当仍是名词，曾侯乙墓简42还提到“（豻）”，整理者认为是以豻皮作缘饰；三则前揭简例或因残缺而无法知晓所记名物，或难以据所记器物确定“交/珓”的确切词义。故尚不足以完全否定“交/珓”指饰物或构件说。当然，若日后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能明确早在战国时期“交”就具有装饰义，那么“校/挍饰”一词的来源就还需要重新加以探明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6)
87. [唐]释法藏：《华严经探玄记》，（日）高楠顺次郎、渡边海旭、小野玄妙等编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35册，（台湾）新文丰出版社1994—1996年，第163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7)